



異端辯正

下



異端辯正卷之下

辯正雜語

陷溺邪說

樂平詹陵良卿

摘吾道中數子之染於禪學者辯之非好辯也為吾道計為吾後學學道者計也數子之外雖多異說特與吾儒平衡者殆猶螭蟬毒蠅自鳴自止不足為吾道輕重苟與之較則其必以為是術也可與儒者抗衡將欲攘臂而從之者衆矣是又與吾儒之道立一赤幟也是何足置齒牙哉而此



數字者或親炎大儒之門或私淑大儒之
學猶未免陷溺於禪不摘其害正道之甚
者而辯之則後之學者將以為天資如數
子學問如數子傳授私淑如數子尚有右
乎禪學如此則其亦甘心效尤而不知反
者殆不可勝救況此邪說各有語錄及文
集傳世以虹惑乎學者之心志為吾道之
害不小故引辯于左

龜山楊氏

名時字中立福建將樂人受學程門官至
侍郎謚文靖有語錄行于世

與翁子靜書云會佛為一蓋傳心自到之學

黃氏東發曰龜山之學專欲物我為一此溺於禪
氏與入相我相之說

序論語以伯樂論馬為證謂道不可以言傳

愚按道不可以言傳正禪家不立文字而貴於心
悟者耳龜山得非以禪學陰移正論耶豈非自幼
讀禪書邪說先入者主之也耶

謂莊子逍遙一篇子思之意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
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黃氏東發曰按莊子寓言蕩空世事與思孟相反
不知龜山何見言此

謂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愚按吾儒之有二以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以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佛氏之心寂而滅虛而無連體也無之況用乎謂佛與儒無二理可乎謂圓覺經云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共田任滅即是無事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謂摠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言性善是也

黃氏東發曰附會至此可怪可駭人心一至陷溺前輩尚有不免後學可不懼乎○愚按龜山一龜

山也程子有吾道南矣之贊正學之歸一何純也而他自諸說陷溺於異端一何雜也豈其早年看莊列佛氏之書未定之見耶抑程子沒後為異教所染而然耶程子曰於佛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已與之俱化朱子曰龜山少年見伊川時先去看了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此二先生之言誠為龜山斷案也蓋其早年既窮夫異教入看莊列之書是與之俱化而先入之為主則程門正學乃其客論其差不亦宜乎

上蔡謝氏

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受學程門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坐飛語視官有語

錄行謂孟子沒天下學者不識自家寶藏彼佛氏窺
見一斑半點遂將敬拳豎脚底事把在手敢自尊大輕
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爭又信向歸依之
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愚按所謂自家寶藏指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
作用之心為聖賢之所傳者此流於異學之語也
又云聖學有傳豈至此乎則是實吾聖賢所傳之
道即佛氏所窺一斑半點者矣此何繆之甚哉黃
氏東發曰此等語法而發於程門弟子口乎捨曰
尊佛闢佛而始歸罪於天下學者其亦本心之理
義有不可磨滅而執其辭者乎

謂有知識須是窮理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天
者理而已諸子百家人人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
佛氏却不敢做大

黃氏東發曰知識亦佛說與致知之說似是而非
去智乃異教聰明之說與天理人欲之分似是而
非欺誑衆生非士人語佛氏不敢做大與前條敢
自尊大又自相反○愚按朱子嘗云伊川之門上
蔡自禪門來學其亦有差正謂此也

呂晉伯與上蔡言仁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與尊宿
門說禪一般

愚按上蔡之門儒其衣冠而講說如此耶吾儒言

仁而佛氏言覺上蔡乃溺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說專以知覺言仁殊不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覺者仁也覺乃仁中一事而以覺言仁可乎朱子曰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嗚呼晉伯未足深責上蔡為程門高弟乃溺於禪學如此惜哉

謂子路冉子被曾點冷眼看他只管對春風吟咏肚皮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

黃氏東發曰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為心故使二三子言志子路冉子皆正對也曾點孔門之狂者也無心於仕而自言心中之樂其說雖瀟灑出塵然非當時問答之正也孔子當道不行私相講明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嘆賞之矣而即舉子路冉有之說皆足為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彼學者必取一章翫味始末然後孔子之本心可得而見禪學既興黜實崇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為禪學者之證獨曾點浴沂歸詠數語迹類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獨摘數語牽合影傍好異慕高之士翕然附和之上蔡又演為獨對春風沒些能解之言且曾點此時意欲如此而已何嘗果對春風曾點又豈沒些能解者耶○愚按

或問孔子與曾點一段朱子曰其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然使上蔡知此豈禪學所能移耶
謂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頗雍已上底資質始得

黃氏東發曰按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禪余不知禪不曉其然否乍見孺子之心若何而可掃除耶上蔡他日嘗告呂晉伯曰世人說仁只管說愛上怎生得仁是則學佛欲割愛故不欲以愛言仁奈何孔子對問仁亦曰愛人即程子以愛為情可也情非性之所發而性非心之所具者乎自程子

一語學者闕然謂博愛非仁恐亦為緇徒報讎於昌黎耳惻隱之心與生俱生恐無可掃除之日如可掃除是無人心也

謂出辭氣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釋氏以性為日一念為雲去念見性猶去雲見日○儒之仁佛之覺○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作便是好歇○釋與儒有非同有非不同處○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

愚按儒之與禪心性之說是非得失邪正如玉石之不同質稻粱之不同味本甚明矣而此六條牽合影傍皆以禪說儒者蓋上蔡於儒學中直實處

無所撈摸如此之繆嗚呼以程門高弟溺於禪學
以辱師門而反崇禪門得非接儒以入墨者耶
謂拙老嘗問一官人云嘿而識之是箇甚無入而不
自得是箇甚

黃氏東發曰按識是志其所學而不志非識箇禪
也得是得心中義理不為富貴貧賤所移非得箇
禪也聖賢言語明白如日月拙老欲就陰暗處為
歇後陰語作禪子耶龜山再見明道而歸拙老曰
必曾遇異人來更不敢與爭辨不知上蔡竟何如
耶上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夸利名不得動
殆為百世師可也但因天資高必欲不用其心遂

為禪學所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禪學
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

建陽游氏

名酢字定夫建陽人
受學程門任至御史

占氏雜記云游定夫先知禪學已知向裏沒安泊處
故來此却恐不變也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
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
順此五者則可至於聖人吾又既從二程先生學又
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
何也定夫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未必深考往年嘗
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所出哉
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辯其同異不然難以口

古爭也

愚按伊川先生嘗曰游酢楊時也為佛氏之學既而知其不足安也則來有所請庶乎其變及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獨龜山與上蔡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夫始焉望門弟反異學而歸於正者定夫與焉及其終也幸門弟守正而不陷於異學者不及定夫是知定夫染於禪學尤其陷溺者也此謂湏親至其地方能辨其同異是又知其護禪斷案中供詞夫何說

謂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

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也

愚按定夫此言不惟不能攻佛而反護佛也得非儒其名而佛其實者乎程氏遺書云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佛書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性從幼小有如是才識而定夫受學正叔甚久反叛正叔之正學愚不知其當時講學立雪忘去所聞者何說所契者何道是其未見伊川已先看莊列佛書等文字此念已熟先入者主之也

或問程門諸子親見二先生往往差互如定夫之說多入於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朱子曰定夫極不濟事以其觀之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定夫學無傳無

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明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其變化出入處看示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又云游先生大是禪學愚按衣鉢本釋氏事此借喻傳道統之意龜山上蔡定夫三子受學程門謂之學道則可雖明道先生以道南許龜山謂之傳周程道統則未也况定夫全是禪學且用尼出入其門尤為師門之玷○或問引辯三子詳矣而三子皆號程門高弟果無可取乎愚曰考之程氏遺書及伊洛淵源錄朱子語錄各有所證見謂龜山造養深遠踐履純固呂身體之巨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謂

上蔡英明果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以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謂定夫從學程門明道嘉其資可適道伊川贊其德器粹然問學日進三子學行如此其可取孰大於是又問三子既有可取以其小者而掩其大者可乎曰為吾道計也正以其學道之人易為人之慕效人必以為古之儒者且不以異端自疵况眾人乎皆效而為之而正學不至於叛滅者幾希矧楊謝具有語錄游有雜記皆足以惑人乎又問三子染於異教亦有分數乎曰龜山有龜山之病上蔡有上蔡之病定夫有定夫之病而龜山嗜佛氏之說多上蔡嗜老氏之說

多定夫兼老佛之說嗜之之甚皆早年被異教先
入及游程門又不能深做心學上工夫以絕去病
根故終為異教纏繞陷溺雖有分數則其為正學
累一也又問三子之學洗垢索癰固皆有所不免
而類論正學豈無優劣乎曰以天資之高講道程
門三子一也然龜山學成而歸明道目送曰五道
南矣一傳而得豫章羅氏再傳而得延平李氏李
氏以伊洛正傳親授晦庵朱子折衷群言傳註四
書五經千古心傳的源聖道大明於後世使天下
後世曉然知卑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章之非
義則龜山道南之功優於三子亦可見矣後之學

者去三子所染之病根而學三子所篤之踐履充
於三子之間尚友龜山道南正緒可也烏可以其
所染而訾之耶

橫浦張氏名九成字子韶受學龜山仕至侍郎謂人
有心識之者少私智消亡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於
孔子四絕之境矣

愚按論語記子絕意必固我四者蓋以聖人心其
本體則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渾然順應
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繫累無所容焉此其所
以自始至終絕無四者之病也絕之云者非空也
非高也橫浦自以消私智以見心入於絕四之境

是以識心蕩空之說借孔子絕四之說以文之何其繆妄若是哉朱子曰張公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由是觀之則知橫浦染龜山之所染者尤其甚焉者也
謂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下箇中字

愚按橫浦本自禪門來學於龜山得龜山正學處少得龜山禪學處多故其言全流於禪此謂至誠不若中字是雖所得龜山正學亦徒得其正學之繆者殊不知至誠乃實理自本體上言中乃無過不及之名自其用處言至誠可以包中中不可以

包至誠自是不同以是觀之橫浦之學認理之繆蓋自禪門中來先入者雜之也朱子云張公始學於龜山逃儒而歸於釋其釋之師又教以改頭換面故凡張氏所論著者皆陽儒而陰釋蓋不特莊周之出於子夏李斯之原於荀卿而已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如鶻突真是慢人自慢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其所以深憂求歎不量輕弱極力排之雖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

傳心錄載杲老以天命之謂性爲清淨法身率性之

謂道為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為千萬化身

黃氏東發曰橫浦憂深懷切堅苦特立近世豪傑之士也惟父杲老浸淫佛學作傳心錄以中庸聖門傳道之書衍為異說影傍虛喝聞者驚言至語孟等書亦多以其文雖說徑而喜談樂道之朱文公嘗謂洪公造刊此書於會稽其患烈於洪水夷狄猛獸豈非講學之要毫釐必察其人既賢則其書易行其說未已故不得不甚言之以警世哉蓋上蔡之言禪尚為徑情直行杲老教橫浦改頭換面借儒談禪而不復自認禪是為以為易真鮮不惑矣○愚按橫浦學出杲老之禪借儒言以文之

固為伊洛淵源之北然其清節峻標足以師表百世又有不為杲老所能移者存焉則龜山敦本之教終不可誣嘗謫居四十年杜門掃軌動止有則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跡依然嘗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咲也因號橫浦居士雖其嗜佛之繆而清節峻標實足為後世法又未可以嗜佛外之也

象山陸氏

名九淵字子靜江西金谿人仕至知荊門軍號象山有語錄行于世與陶贊

仲書云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近世言窮

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其言闢佛者亦是妄說今時
即無窮理之人

愚按窮理太易之言而儒者莫先於窮理也濂洛
關閩諸儒皆講學窮理之人象山自謂心本自靈
理本自明以凡講理者皆異端是不知已自陷於
異端而不悟豈非邪人指正人為邪乎孔子指凡
非所當習者為異端孟子指楊墨為異端韓子指
佛老為異端而周程張朱排斥佛老心術尤力象
山陷于異端者反言近世周程張朱窮理太儒為
異端者何哉蓋其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
所而賢智之過於中庸者故其弊入於禪而不自

覺故也且其自幼與周程張朱之言不合周程張
朱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有凌虛駕空之
意故聞周程張朱之言似有以傷其心其晚年身
在此處能知民間事又預知死期則為異端無疑
其門人楊簡問答之間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
心之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不用力於窮理
此非儒者之傳授乃指儒者傳授謂之異端何其
繆妄之甚歟

謂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其自家被
他檢點在下如何得他服

黃氏東發曰不知吾儒何者在他下面豈以某即

心是佛其說甚徑歟此任其說高既無此理亦無
此事非吾儒所病也○愚按象山之學專主尊德
性無道問學工夫故其是非不察如此近時所謂
道一編遷就與朱子道合得非接儒以入禪乎
謂伯敏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
李繹之徒便是異端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
從裏面出來他人從外面入去今所傳者子夏子張
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不復傳矣

黃氏東發曰古無傳道之說孔子之學惟曾子弘
毅足以任道子思孟子皆然至今所講明者皆其
說也子夏子張未見其有傳於今也韓文公闢佛

老以中國之所以治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孟次第相承其有自來故以傳言以闢佛氏之說
自夷狄晚入中國於中國之治並無相干皆平空
杜撰故他日又曰果孰為而孰傳之耶韓文公之
言傳道者意蓋如此不幸釋氏以衣鉢相傳其說
浸淫遂使吾儒亦謂若有一物親將授受者謂之
傳道此積習之誤聖門初無是事今日所講正曾
子子思之學異於子夏子張初何預耶

初教董元息自立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解
論語却又壞了

愚按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

必讀書之說孔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者
為其子及其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制作其功
賢於堯舜後之學孔子者舍讀書何以哉象山不
能舍孔子之書以教學者乃云自立不得閑說又
云被教授解論語却又壞了分明是禪學以了悟
為高故以讀書為障蓋不思聖人心術精華見於
言語載於經典鑿鑿可以修身可以治人非異端
閑說話之惑人心志顧乃肆然放言如此非禪家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為學者歟嗚呼其學晚稱徑
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以故越人從其
學尤衆兩併登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

禪之深者也蓋其學源於張橫浦考其言有不啻
掩者焉

慈湖楊氏

名簡字敬仲慈溪人受學象山合

子絕四

記云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
其明始失其靈

愚按張橫浦嘗云私智消亡此心見矣此心見則
入於孔子絕四之境慈湖記絕四之言之見蓋源
於此只是於禪學中認箇昭昭箇靈靈能作用底便
是心學更不加居敬窮理工夫未免流於識心蕩
空之說矣若人必有心心動處便是意孔子教人
正心誠意此天下萬世士大夫之所同者也

又云心不必正意不可有因闢大學為非聖之書
一時學者同聲附和賢者之過不幾乎侮聖人之
妄者乎

語學者曰人心自靈何必求明惟其求明是以益昏
愚按本自靈靈而有待於明之者蓋氣質之性二
五攙雜不能皆值其清粹也故本靈本明者氣拘
物弊而昏矣學者必因其所發而求明之若曰人
心自明何必求明雖聖人上智之資亦必明之而
後可況下聖人一等豈可以本靈而不求明之哉
況又以語學者哉大學孔氏之經明德居首曾子
傳之引康誥云克明德太甲云顧視天之明命帝

典云克明峻德結云皆自明也是古之聖帝賢王
亦嘗求明而未見其益昏也然則益昏云者豈非
慈湖嘗斥大學為非聖之書而妄誕如此哉黃
氏東發云濂溪亦初未嘗字一定之說象山慈湖
亦未嘗不自此來却從上蔡謂王荊公勝流俗之
說極好若用講學為補不細象山於是謂千五百
年間學者盡是流俗然象山讀書講學或至夜不
寐亦未嘗不與人同也上蔡謂佛之性如日念如
雲去念見性則披雲見日慈湖於是謂人心自光
明不可有意又斥大學說誠意為非聖之書然有
心便有意心是活物意是動處慈湖寒未嘗不思

衣飢未嘗不思食，傲士人未嘗不思量破題，僨實未嘗不思量處事，慈湖此心此意亦未嘗不與人同也。自古孔子為大中至正之極據，平實說參之愚夫愚婦亦無有不合者。自孟子出來便是立議論，且其所以立議論之心無非欲教人為善，爾如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此六箇字參之聖人稽之衆庶求之往古驗之當今無一人不然，無一性不合此平實語也。孟子道性善，人皆可為堯舜而未見有能為堯舜者，此立為議論以誘人為善而非復孔子平實也。自此衆論並興皆不能出孔子六字之外。雖伊洛說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亦不過為

孟子解性善之說，人生而有性已是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與在其中，所謂天地之性既非本生以前虛空中別可言性，則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說也。自此以後諸儒翻倒一番新說，一方便歸之為宗師孔子，論語反成堂前太公說，古老言語無復顧之者矣。若各師其師而不以孔子為師，流俗安有窮已也哉。

受誣邪說

道不同不相為謀，聖賢之道與異端如水火之不相入，薰蕕之不同器，理甚明矣。聖賢去遠，異端競起，邪正互相勝負，而異端

橫點者自知終不為正道所容故有借聖賢之所重引之以自重援聖賢之所是蓋之以自是著之書傳之世使後世不察事理之所無反附會異說甘為聖賢自污使聖賢黜邪崇正之本心不白於後世亦已久矣茲指聖賢受誣之顯者辨之云

孔子世家云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愚按孔子師老子之說肇於莊周之師老子故其著書獨推老子至假設孔子師老子言語譽之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老

子事實據以為證而孔子世家謂孔子作乘田時適周問禮於老子至朱子錄世家之語於魯論之首亦存之未刪由是益堅後學之信殊不知莊周之書多駕空寓言借重孔子太聖以尊其師後人不察禮記家語史記世家皆出於莊周之後而問禮於老子之語備載諸書真知何自其誣侮聖人甚可恠也况老子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若此果何有於禮而孔子問之耶且禮記云吾聞諸老聃鄭氏之註以老聃乃古壽考之稱石梁王氏謂老聃非作五千道德言者則問禮於老子之事決不可信

侯師聖程門高弟亦承漢儒之誤以孔子問禮歸之老子而朱子又引鮮中庸何吾聞邪崇正之儒亦欠察考而誤聖人吁可慨也夫
蘇東坡曰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耳非信佛法也而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宋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作又誣永叔矣

陳氏云晦庵校定韓文獨用方本蓋此四書蓋以方氏用力於此集勸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書以見邀速常語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偽而不悟此書為偽之尤也東坡固嘗辨之然

其妄撰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子決以爲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庵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且潮州本韓集不見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然其妄甚亦不待此而明焉○愚按與大顛書韓文諸本皆無唯嘉祐小杭本有之疑爲後之學佛者添入刊行之諸本所無而獨小杭本有之非退之所作一證也吳原明云徐君平見王安石不喜退之故作此以汚之此非退之所作二證也周端禮云安石自言二十三十四戲爲此書今悔之無及此非退之所作三證也又退之本以刑部侍郎謫

潮州夕之乃遷吏部侍郎歐陽公所得大顛書石
本乃稱吏部侍郎此非退之所作四證也退之止
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載讀之者四書且
亟以道為望安有平日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
一旦求之之亟如此哉此非退之所作五證也退
之嘗與澄觀詩云我欲收欵加冠巾送靈師詩云
方將欵之道且欲冠其顛以人其人之心在在不
放豈有屢與異端之書反其平日排斥偽佛之言
哉此非退之所作六證也由前三證觀之則是吾
儒同室操戈以自汚而又釋氏若退之排斥於已
必欲借重退之以堅後世崇信之心安得不為錄

入小杭本以自重而汚之理之所必有也由後三
證觀之則是於邪說躬自排之躬自蹈之孰謂以
道德如退之學識如退之闢佛老以繼孟氏闢揚
墨之功如退之乃其如此陽斥而陰予之哉嗚呼
朱子考異韓文不刪去偽書以疑後世所不可曉
今平心讀此四書真見其與韓文內集不同東坡
護佛者猶辨其為偽撰朱子大儒闢佛以衛吾道
反以為真而不刪之何耶或者曰安知朱子考異
已嘗刪去而後世學佛者復錄入之耶
朱子答袁機仲書謂參同契本不為明易乃借此納
用之法以寓其行止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

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

黃氏震云先生自貶以譏袁之輕議也近世趙一
岩編易序叢書乃直指為先生欲學參同契而不能
能先生豈欲學參同契哉燭破如此明白而不能
者哉○愚按朱子序易學啓蒙云此非某之說乃
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
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
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乃反之於易
然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所謂陰相付受乃指
八卦納甲之法也所謂諸儒既失其傳乃指先天
圖學之傳也所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乃謂欲

學夫康節所傳孔子之說而不得其真傳蓋以袁
正是學參同契者乃反辭以折其黨邪也謂無下
手處不敢輕議乃自貶以諷袁之虛談也趙一岩
謂朱子欲學參同契蓋不知朱子乃影傍燕說者
哉且參同契何書乎與乾鑿度坤鑿度陰符經搜
神經皆緯書不經之言君子所不取孰謂朱太儒
汲汲以排斥異端自任而註之耶然其書冒周易
為稱者煉丹取子午時為候是為坎離因取乾坤
坎離四卦於彙篇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四卦以見
一日用工之早晚又次言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
附會周易以張大粉飾之其實煉丹無符於易易

大無預於煉丹也且所謂大候者因以三百六十
四爻為一周天以二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終不
相合又與周易次序行列多不相同穿鑿破碎有
不勝杜撰者其妄可鄙此其無益身心不關世教
亦已甚明其不為大賢君子絕而火之者幸耳况
可誣之貽惑後學也哉是蓋朱子門人蔡元定學
博而未免於雜亦嘗留意於此書雖嘗談及不過
辯論其間假借納甲先天之法析其是非耳至他
日於仙釋之事亦嘗辯其所無故感興詩云大易
圖像隱亦指先天之學隱於參同契中又云號空
不踐實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此朱子開邪說

之本心也而謂朱子學之以黨異端可乎
潘氏柄曰文公嘗證定魏伯陽參同契所註空同道
士鄉訢即文公隱名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訢即熹也
如韓退之托名於彌明道士也

愚按道士者老氏道家者流後世出家異端之妖
名也吾儒聞其名尚且惡之以其亂俗况肯冒此
妖名於身以自污焉稍有志於儒名者知耻而不
肯自污孰謂朱子大儒而甘自污耶考之朱子年
譜淳熙二年作庵蘆峯之雲谷號為晦庵又號雲
谷老人十二年再號雲臺逸叟慶元間又號遜齋
皆是隱退講學註書之時因其意與境會而號之

平生所稱號不過如此未聞以太中至正之學為繼往開來之人顧以方外道士妖名以自污哉且韓退之亦非托名彌明道士者蓋元和間所謂道士者與進士劉師服校書郎侯喜夜聯石鼎詩抵曙道士不見一子驚惋詣韓退之退之為之作序末云余不識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退之稱彌明道士者亦不過如此曷嘗托名彌明道士也潘氏不察事理所無既以誣朱子又以誣韓子其侮汚大賢君子一至此哉又況年譜雖言與蔡元定校定參同契固已承訛踵舛之誤然所謂證身即黃勉齋所謂考其是非也既云證

定又謂所註何厚誣耶而註之者五代時彭曉也乃以誣朱子乎嗚呼世有稱孔子作緯書而孔子且見誣今朱子見誣亦有所不免或者曰朱子以蔡元定之竄避偽學之禁決吾道不行註此書為自全之計也殊不知當為學禁嚴之時有勸朱子散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朱子曰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見得此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朱子剛毅明正處變如此顧肯註此邪說之書以為自全耶或者曰朱子註此書乃處窮無以自見而獨善其身者之所為也殊不知朱子註四書五經等書以為兼善萬世之計至易

纂之前二日尚解大學誠意章而正學工夫至死不放而乃註此邪說之書以自見耶或者曰朱子不以世故嬰心而為脫屣全歸之所為也殊不知朱子嘗作感興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而此書正是逆天理之邪說使朱子躬自言躬自陷之何以爲朱子耶昔洪文惠公迨刊張橫浦傳心錄於會稽朱子謂此書之患烈於洪水猛獸蓋以講學之要毫釐必察而於此煉丹之書貽患尤不止於洪水猛獸況可註之耶無乃世之煉丹者假朱子大賢之名以分其黨邪之謗如學佛者偽撰韓子請大顛書以自重

也必矣潘氏妄听偽言穿鑿附會以誣朱子何其謬哉

反正邪說

異端之惑人尚矣有無其迷暗而惑之者有因其高明而惑之者迷暗高明雖同歸於惑而能反於正道則在高明之士焉蓋迷暗者陷溺於禍福死生之說冥行索塗無復返還之期矣若高明之士雖陷溺於玄妙駕空之說特其就正之未早造詣之未深而本心之明終不能蔽焉者一旦得師承之正察理之精翻然改絃易轍即有

反正之漸為正學之歸猶反掌爾古今自
聖人而下高明豪傑之資始雖陷溺而不
終於陷溺者蓋可考見故編反正為後學
懲勸一助云

道學傳云程明道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
聖道之要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欲為道學而未知其
方也及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
六經而後得之

愚按明道先生以高明之資不免出入釋老之感
及得周子師授全真仲尼顏子樂處吟風弄月以
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能反而求之六經而後得

吾道正學朱子云程先生之學始焉未得其要
是以出入於釋老及其反求而得之六經則固以佛
老為是哉由是觀之異端之說終不能惑夫志道
之大賢也後之學聖賢志明道之所志則邪說烏
卒惑

或問昔之惑人乘其迷暗今之惑人因其高明竊有
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明道先生曰語其質云
爾彼深於佛氏之學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
謂知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
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
愚按明道以質言高明之感為智者之過此語切

中高明感異端之膏育何也質之高明必厭世事之冗而樂於虛靜又好奇妙而忽於卑近又力去微靜中工夫掃除物慾屏絕思慮是其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先做空了不覺入於禪蓋緣不曾著實體驗而窮理工夫不到如此若因其高明之資加以窮理之功反而求夫聖人之道又何高明之累哉

程伊川曰學者以屏知見意思慮為道不失於純聖棄智必流於坐禪入定夫鑑之至明萬物必照鑑之常也而奚為之不照乎人不能不與萬物接則有感必應知見不可屏意思慮不可息也欲無外誘之患惟

內有主而後可主心者主敬也主敬者主一也不二則二三矣苟繫心於一事則他事無自而入況主敬乎

愚按知見思慮為人之良知良能日用之不可無者也若惡其障礙而屏息之則釋氏坐禪入定之弊勢所必至故明鑑之喻所以斥學者屏息之繆也欲無外誘以下正欲學者全夫思而不入坐禪入定之繆必有主一無適之敬而後可也蓋禪家只認昭昭靈靈者為心而未認夫知見思慮為昭昭靈靈中之不可無者故既欲求所以屏息之又不能用主一無適之敬以為一身之主故靜則定

動則亂矣豈知吾儒既能致知又能主敬靜固定
動亦定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妙用焉學者不
幸而陷於異端可不致主敬為反正之功哉
或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伊川先生曰不能
致知也知之既致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
能以石亂之矣知體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
知聖人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邪說惑之矣
愚按學者致知工夫初不出日用之外窮理則讀
書講義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世間
事無一不合理會者循序漸進分別是非去彼取
此踐徑不差自不流於疑似亂真之說故設玉石

醴藥之喻既以憫學者未能致知之弊而舉夫聖
人大中至正之道又以誘學者當致知之功點
邪反正之意凜然言表嗚呼氣質之蔽最為深固
民不可使知之是蔽之深固未易有以開之也釋
氏之教分明非正理而舉世趨之雖先儒開示親
切猶不能祛其惑是皆氣質蔽之深固也程子往
往以致知為反正工夫望高明之士豈無意哉前
篇以致知主敬並言而此獨言致知者因或問所
及而答之之辭也

或問學者何習老莊之衆也伊川先生曰謹禮不達
者為其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

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逸其勢則然

愚按聖主禮法之言載之於經老莊放曠之說亦載之於書學者若禮法之拘已必趨放曠之便已出乎此必入乎彼故陷溺於老莊之說者多其出正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勢之必然也然世教苟興人知正學自能反其所入又未可徒委諸勢而已學者審所習可也

或問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伊川先生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窮矣其心遽欲止焉又自不安一聞超騰侈大之說是以悅而入之然則可反乎曰深固者亦難反譬之行路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

山高乎其前水深乎其下而進之為難也於是焉有捷徑則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托夫逆旅者蓋不得歸家之要亦未有人既安於家而樂舍於逆旅者也

愚按學而無所得謂學聖人之道無能體於己者也超騰如所謂持戒頓悟見性成佛之說是也侈大如所謂塵芥六合夢幻人世之說是也學而無所得以下五句言學者惟不知原始反終之理故為佛氏死生之說所惑也譬之行人二句應超騰侈大之說喻悅而入之之意托乎逆旅二句承捷徑而喻溺於佛氏之說不得反正之意末二句應

前學而無所得而喻學者苟有得聖道於已必不
甘心溺於佛氏之說矣是知未溺佛說之深固者
豈不有反正之期哉蓋反覆其辭欲學者及時用
力之不差意已切焉抑考明道先生以高明之資
早年未免出入異教之感至承師授方反於正而
伊川先生雖亦以高明之資早年即無此惑前輩
云伊川早年不看莊列書自小有大知識故此四
篇因或問而發之又可見高明之資亦有非異教
所能惑者矣

道學傳曰張橫渠先生二十一時喜談釋老累年究
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二程先生語道

德之要煥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
異學淳如也

愚按程子云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此喜談釋老知無所得之時也又云子厚道儘高
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此反而求之
六經與二程語道德煥然自信之時也朱子云勇
撤鼻此一變至道此盡棄異學淳如之時也學之
邪正係乎年之少壯如此然學以變化氣質雖大
賢亦所不免求其反正之道蓋亦在乎勇之一字
而已

張橫渠曰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

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
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愚按詖淫邪道之辭謂揚墨之學也後世佛氏出
於揚氏之為我如云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亦出
於墨氏之兼愛又有所謂達摩教外別傳別以老
莊之言附益之而迷暗高明之人皆陷溺其中者
久矣當此時苟非能察異端似是之非而守之以
正道信吾道真實之篤而不惑於邪說者安能勝
此排斥之任哉此雖甚言異教之害正又以見高
明之人有聖賢本領識見然後可以得反正之歸
也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釋學一日於劉病
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僧說某也理會一箇昭昭靈靈
底禪其遂扣問見他說得也好及去赴試便有他底
意思試官為其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時年二十四
五矣始見李先生只說不是教看聖賢言語遂得聖
賢書讀來讀去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頭看釋
氏之說漸漸破綻鏤漏百出
愚按朱子以高明之資聖賢之學豈有出入邪正
之弊哉出正道而入邪說者早年高明之資未足
見也出邪而入正道者壯年學問之精致知之功
也朱子且然後學邪正之辯可不知所審耶

朱子曰有李伯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為有見論韓退之
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
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
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言而決矣渠雖
以為實而猶懸著前見則謂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
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
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為
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
質甚美內行修飾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
賴也

愚按儒釋性學之不同只在實與空之間耳吾儒

五性為實者寂然不動之中萬理渾然而民彝物
則無一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順理循
法無一或差自此而修之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而治國平天下無一非理之實所謂萬理畢具也
釋氏以性為空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實理之本
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真妄之有別由其說本
末橫分斷絕雖有所謂廓徹神通虛靜明妙者而
無救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所謂空無一
法也吾儒所以異於釋氏以其物物是實理步步
有實效非若釋氏之說影旁塵喝推墮涅槃也伯
聞聞朱子之語以吾儒之實者實釋氏之空遂捐

舊習而從事實學是知伯聞有勇於教者之資朱
子有善於造化學者之心也嗚呼世有美質而不
遇善教終於陷溺而不知反正豈非吾道之不幸
耶

異端辯正卷之下

安陸仁兵湧新刊

